

元嶺傳奇

鑽石山寮屋區起居注

郭漢揚 —— 著



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
www.hkopenpage.com

1990 年的鑽石山所見

寮屋群是上元嶺所在



寫在前面。

記一地之事而稱「傳奇」，因為所記述者有婉轉曲折之處、有結聚追懷之情，所以書名取以《元嶺傳奇》，在結構筆法上，內容抒意裡，是有其特別的用意。

這書的著述，是以「方志」、「自傳」、「報告文學」三種體制為創作方式，而且相互結合，各有發揮：

寫鑽石山的方位、名物、演變大較等，都以「方志」形式下筆，舉其客觀真實，鋪其確鑿事跡，且以較細微的寫實手法作說明及描述。

我在 1953 年（3 歲）來香港，隨即住在鑽石山；28 歲結婚遷出，但父母兄弟都在鑽石山，所以經常回來，直至此地完全清拆，我才正式離開鑽石山。婚後的我，長時間居住在牛池灣，窗外望處就是鑽石山。我是親眼看着街巷屋舍逐一逐一遭清拆，店舖販攤按時按日被遷移。而且，我自 1969 年以來，天天寫日記，至今未嘗稍怠，每天所記短則字數百，長則可數千，因此，這書內很多關於鑽石山的生活見聞，都取材於日記，是以這書具「自傳式」的闡述。這類闡述，既帶感情又真實，頗能反映在鑽石山生活的另一臉目。

此外，有些客觀而實在的事物，都是鑽石山特有的、可驚可愕的，這些事物端可視為具代表性的生活形態，如水旱風災、店舖經營等。這些特有的事物我都以「報告文學」的手法細作描繪，以保存其真實臉貌。

這本書既定名為「傳奇」，所以採用了傳統雜劇的結構形式為全書的分部組織：既分四折，又有楔子、餘韻等。第一、第二折所述，多屬客觀事物，涵蓋較廣，行文亦較廣闊；第三、第四折所陳，則作聚焦性描述，有具體的描寫對象，而且愈收愈精狹。及至「餘韻」所述，則全是我個人情意所在，幾乎全是抒情的文字了。

鑽石山年久事多，本書特以上世紀六十年代為描述主線，延展所及，則五十年代及七十年代亦統括包羅。六十年代為鑽石山「寮屋市鎮式」的典型時期，所以取之以為描述的主軸。書中所附的地圖和店舖排列等，均以六十年代為依據。

這本小書之能編成寫就，實賴大哥漢明、三弟漢其、四弟漢光、五弟漢保，賢侄亦升及凌氏家族後人凌慧琮女士等人之多方協助，始告功成。其中自有疏漏或錯誤之處，於此先請各位鄉親、街坊見諒，或有賜教、指正，則無限感激，叩首以謝。再者，本書若生錯漏，皆在於處理者，即我本人是也，蓋與提供資料之兄弟親友們無涉也。

2020年8月8日上午9時35分
於馬鞍山迎濤灣寓定稿

目錄

寫在前面...004

開場楔子...016

※
※
※
※
※

第一折

此處可安居

◆「衣、食、住、行」...027

——「衣」...027

——「食」...033

——「住」...057

——「行」...073

——「衣、食、住、行」的結語...079

◆ 其他生活要項...081

——教育施設...081

——運動、娛樂...094

——醫藥養生...103

——宗教...107

——市聲...116

◆ 結語...121

附錄一 凌氏宗祠與元嶺鄉——訪問凌慧琮女士...124

附錄二 凌姓的本源與凌氏宗祠...136

附錄三 凌氏家族實用文冊範本...141

附錄四 河間凌氏（元嶺鄉）族譜（節錄）及說明...146



第二折

可驚可愕的事

- ◆ 鑽石山：「打風啦！」...152
- ◆ 鑽石山：「水浸啦！」...163
- ◆ 鑽石山：「輪水啦！」...172
- ◆ 鑽石山：「火燭啦！」...178

附錄 雜劇：他們仨...186



第三折

「大觀片場」的飛花亂絮

- ◆ 楔子...226
- ◆ 鑽石山有「大觀片場」...227
 - 片場的方位與格局...228
 - 我家與片場相結繫的重要人物：李連治先生...230
 - 片場裡的另一類智慧：趙德壽先生...240
 - 在聯誼路上看明星...246
 - 看「拍戲」...249
 - 花絮之一：喬宏...252
 - 花絮之二：不能當戲子...253
- ◆ 餘話...255

第四折

「藝光號」的奮鬥

- ◆ 楔子 ...260
- ◆ 草創時期的「藝光號」...263
- ◆ 汽燈、火水爐時期的「藝光號」...268
- ◆ 「藝光號」的歧出經營時期 ...280
- ◆ 「藝光」的機器創製時期 ...291
 - 再起步的艱難...292
 - 早期經營的困難...294
 - 實力的積儲...298
 - 自鑽石山打出去的通衢...300
 - 倫伯的間接助動...302
 - 「藝光機器」的製作專業：積梳機...304

附錄一 「藝光機器」積梳解構...308

附錄二 送租燈記...310





I❖I❖I❖I❖I❖I❖I 餘韻亂彈

第一輯：我的父親母親

- ◆ 爸，你在想甚麼 ... 315
- ◆ 絕活 ... 322
- ◆ 在淚水裡泡大的母親 ... 329
- ◆ 我的月亮是方的 —— 思念父親 ... 33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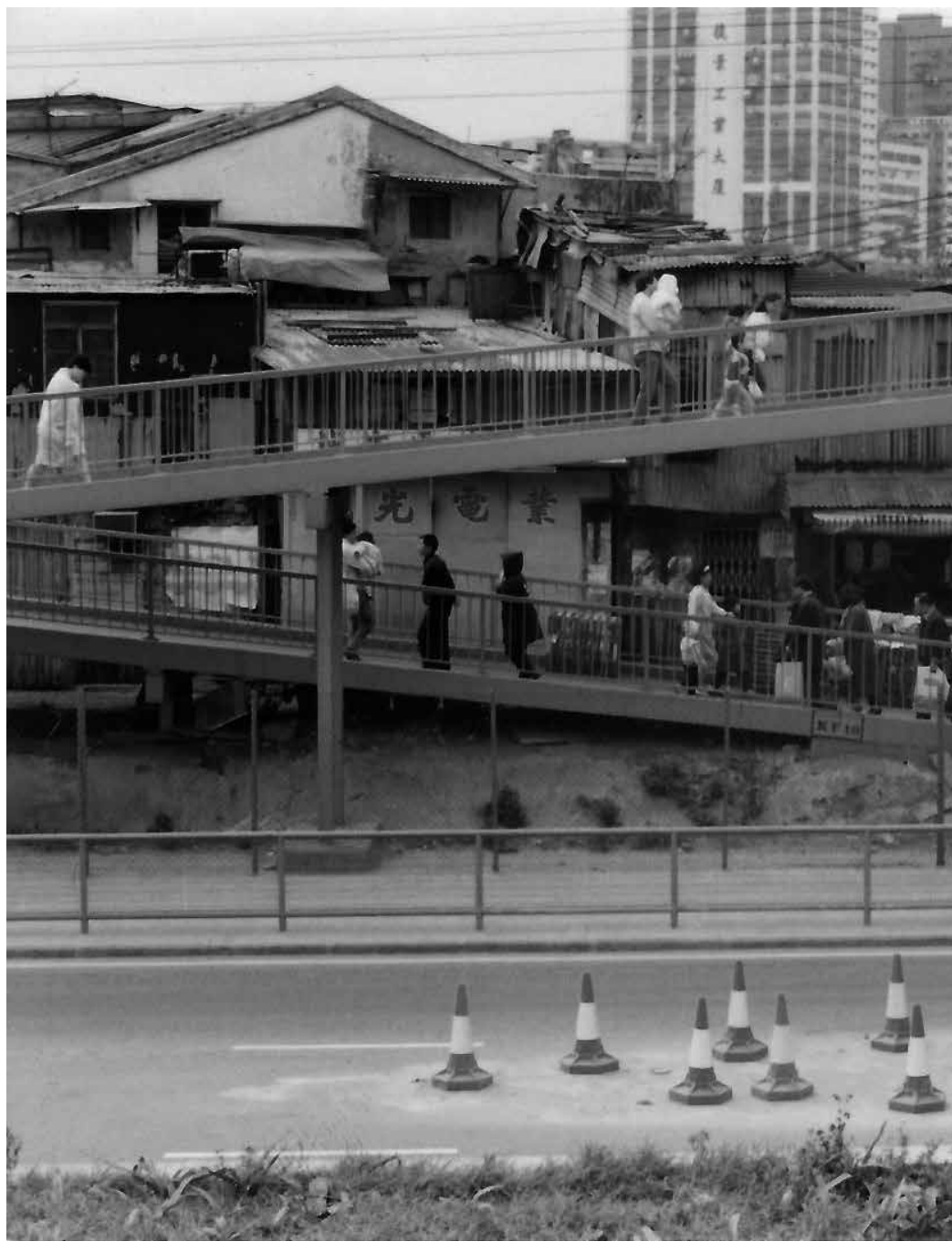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輯：在鑽石山的生活點滴

- ◆ 晚飯 ... 343
- ◆ 我看樹 ... 345
- ◆ 我愛鑽石山 ... 349
- ◆ 童玩 ... 369
- ◆ 吃茶 ... 376

鳴謝 ... 381



從天橋上俯瞰聯誼路



這是把上下元嶺切割成兩地的龍翔道，那架空天橋是唯一連貫兩地的通道。





上世紀八十年代下元嶺聯誼路北面的盡頭，
電線柱旁的小巷，就是華園路。



元嶺街坊福利會，鑽石山三字加上括號，
可見元嶺是本名，鑽石山是後出。

開場楔子。

鑽石山，現在是地鐵站的名稱，屬黃大仙行政區內的一個地域，有著名的志蓮淨苑、荷里活廣場等。但「鑽石山」這個地區名稱，原名是「元嶺」，不稱鑽石山¹。

元嶺，是九龍早期十三鄉之一²，自清中葉以來，即有凌、廖二氏聚居於此。凌氏家族並在這裡建有祠堂，原址在下元嶺³第一巷，祠堂前有一大片空地，可供親眾活動。我在 1953 年自潮汕澄海來港，最初就住在第三巷，孩童時期常常經過凌氏家祠，印象中那是黑瓦青磚的舊築，屋檐又斜又短，檐脊的左右兩端以捲雲三道作圖案，有點氣勢，磚砌烏青，自是大清舊築的遺證。門前一對大對聯，上書「河間世澤，龍海家聲」，明示凌族淵源；門楣是「凌氏宗祠」

1 編按：意大利神父 Simeone Volonteri 於 1866 年繪製的《新安縣全圖》，已有「圓嶺」(Un-ling)、大庵 (Tai-om，即大礮) 的地名標注。

2 九龍十三鄉是九龍早期規模較大的鄉村，位置是由今日的九龍城沙埔道散列到鯉魚門的石礦場。十三鄉自西而東是：沙埔、衙前圍、竹園、大礮、元嶺、沙地園、坪頂、牛池灣、坪石、牛頭角、曬草灣、茶果嶺和鯉魚門。村鄉十三，全都在九龍半島的東部。

3 編按：元嶺鄉位於大礮、鑽石山與斧山之間，普遍認為被龍翔道分為上元嶺、下元嶺。但據 1937 年由工務司簽署的「新九龍地界圖」，可以見到當年已有 Tai Hom (大礮) 及 Ha Uen Ling (下元嶺) 的地名，但未有上元嶺的地名標注。

四個大字，簡樸可愛。從外而望之，一盞長明燈掛在中央，掩映着數十方呎的昏沉，有點神秘，卻很神聖。據三弟漢其的同學凌慧琮女士提供的舊照，可見祠內瑩白的正牆，居中有紅漆神檯，絳丹掛帳，簪花成簇，點金奪目，上有「蘭桂騰芳」四字橫披，字寫顏真卿「顏家廟碑」體，很見筆力工夫；兩旁附聯作「河間世系登仁壽、龍海宗枝種福田」；「祀祖禮神祈福祿、維綱紹紀續經綸」。「河間、龍海」一聯，所祝「登仁壽」、「種福田」，皆宗祠一般所用，含義吉祥；而「祀祖、維綱」一聯則精構深微，想是高人巧思，聯首綴「示」旁字寄祈祖福蔭之望，聯尾聚「糸」旁字表紹續綱常之倫，字法不凡。再看，祠內桌案香燭細列，殷勤備事；瓷杯瓦盞，茶酒待斟。一派祥和，陣陣嚴肅。

上世紀五、六十年代，元嶺鄉的鄉長是凌九先生，人稱九叔，原名樹基，父親與他相識，但不是深交。凌先生的女兒惠貞、慧琮，都是我們兄弟的同學，再而凌先生的侄兒凌華基則是我讀小學三年級時的同學，另有一位凌帶娣也是凌氏家族的人，潔淨溫柔，嬌小可愛，她是大哥漢明和我的小學同學，大家相處融洽。

元嶺有鄉公所，不叫鑽石山鄉公所。五十年代初，數以百計的內地同胞移居到此，政府與民眾合力籌建福利會，那名稱也是「元嶺（鑽石山）街坊福利會」，不叫鑽石山福利會。可見此地本稱「元嶺」，「鑽石山」之名乃為屬附，而且後出。

元嶺，就是元嶺山下的一條鄉村。村以山名，這是命地名鄉很常見的慣法，例如：元朗有大旗嶺村，大埔有松嶺村，甚至有同名的元嶺村，都是以山命作村名；又如屏山、馬鞍山亦如是⁴。元嶺，是九龍半島北面白煙墩山⁵至飛鵝嶺一聯山嶺中的一個小丘。它是在獅子山和飛鵝山交接處，偏東的一個小山，高或兩百多米，由山下徒步登山約十五分鐘即可至頂（以當年 12 歲的步速而言），山頂有一略呈圓形的大磐石，風雨所侵，烏黑成體，石頂豎一水泥小柱，為一標高柱⁶。而這座小山本身就是一座圓頂山⁷，「元嶺」的「元」字，恐怕就是「圓」字的快寫，且「元」字亦通「圓」字：「圓」為天體，「元」亦具天義。而元嶺不稱圓（元）「山」而稱之為「嶺」，因為這山不是孤山一座，它的右肩東延，與另一座較矮的小山相接，二山儼若扶肩兄弟，於是不稱「山」而稱「嶺」。這東延的小山，像是圓頂山的附屬而向東傾斜，與豬仔山相望（豬仔山已遭剷平，現為富山村所在），其旁有山溪南瀉而來，溪外築

4 清朝時，新界西有「三山二鬱一洲」之名，所謂「三山」即屏山、山廈和橫台山；「二鬱」是蚰蛇鬱和掃管鬱（鬱，或作「笏」，如掃管鬱，今稱「掃管笏」，「鬱」字已不再用。）而「一洲」就是橫洲，這都是以自然環境、山川水貌取名命地的實例。

5 編按：現稱筆架山。

6 編按：標高柱正式名稱為三角網測站，為繪製地形圖的三角測量基準點。

7 圓頂山（round-topped hill），其山形直似元朗的圓頭山，而元朗圓頭山高於元嶺約兩倍。

有車路，那就是斧山道⁸。「元嶺」之名，實以村依山而立，座北向南，取其庇蔭嶺下的吉象。而元嶺之北為墳場，以地脈而言，其西面是獅子山，狀如虎踞，東面是飛鵝嶺，狀作龍蜒，元嶺恰好處於正中之位，風水佳勝。

又依《凌氏族譜》所載凌公運盛因家遭火毀而遷來元嶺，族譜中稱元嶺為「園嶺」；其清末手抄的「籍貫書式」，亦有「歸邑龍崗沙灣石橋移住九龍園嶺村第貳約」的記錄。然則元嶺在清末之時，亦名「園嶺」。「園」、「圓」，音同形近，容易相交互易而用。「圓嶺」之作「園嶺」，可能是因其字音相同而隨意所寫，非合其原意耳。又「圓嶺」既稱「元嶺」亦自有其義，因「元嶺」的左側就是「大礮村」，這兩條村緊貼一起，都在同一山嶺之下，元嶺先立，繼而大礮。村名以「礮」，「礮」就是「山崖」，大礮村就是建村在山崖之下，這山是「元嶺」，「元」者，大也，所以元嶺左側山崖下的小村，就叫「大礮村」。

二次大戰後，香港發展迅速，房屋興建、修築道路都是急切之需，石材要求殷切。元嶺的山體，幾乎整座都是花崗岩，元嶺的餘

8 斧山道，就是鑽石山的東盡界限。道右，就是牛池灣村和坪頂村（或稱平頂村），斧山道英文作 Hammer Hill Road，Hammer 是錘子，不與斧義相符。原來清末英政府定新租界，元嶺之東有山，狀若手錘而未有名稱，於是便起名作「Hammer Hill」，即「錘山」。「Hammer Hill Road」即錘山路，但由英文譯中文時，卻錯譯為「斧山道」，多年來不曾改正，積非成是，現在已欲改無從了。「錘山」的名字不是原有的，我童年時期，每由斧山道左拐而上墳場的山溪一帶玩耍，不曾聽過居民、山友稱「錘仔山」之名，我們口中只有斧山道右側的豬仔山，左面是元嶺的山陰。有人認為「錘山」是指「坪頂山」，坪頂山在牛池灣村和坪頂村北面，別名「清風岩」，而山頂確是較平坦的，上有巨石相疊，堆作一個天然的石洞，兩頭通風，山風自洞口吹入，清涼無比，所以叫「清風岩」，岩旁有巨石像元寶，我們叫它做「黃金石」，這山現今仍在，只是山頂樹多了，而清風洞、黃金石就躲在樹叢裡，沒變。

坡一直伸延至現在的蒲崗村道，這一帶都是優良石材的蘊藏處⁹。於是自四十年代中葉起，這裡便成了重要的石礦場，而「鑽石山」之名，就是因鑛山取石而得，絕不是甚麼「鑽石」（金剛鑽）的生產地。鑽石山的英譯作 Diamond Hill，是錯將動詞為名詞，「鑛」是動詞，不是寶貴的「鑽石」。其實，鑽石山採石，是炸藥、風鑛（rock drill）並用，所以當年正午十二時，會有人打鑼示警，並高呼：「爆石啦，爆石啦！」隨而隆隆聲響，爆石的聲音便震耳而來。九龍半島不少馬路的石墜，大磡村內大觀園的石屋，當年我家木樓梯的基石，用的就是鑽石山的花崗岩¹⁰。

嚴格來說，鑽石山之名遲出於元嶺最少四十年，而「鑽石山」成為地區名稱而廣為通用，是始於上世紀四、五十年代¹¹。

元嶺分「上元嶺」和「下元嶺」。所謂下元嶺是指南靠彩虹道，

9 東九龍地區的地質大部分為白堊紀火山岩及花崗岩石。獅子山一帶是花崗岩地質，石層當中夾雜着幼粒的石英及晶體，能抵受風化侵蝕。元嶺所出的花崗岩就是這類優質的花崗岩。根據《華僑日報》1949年2月初版的《香港年鑑》所載：「鑽石山得名於鳳凰溪中的鵝卵石，這種石塊無慮幾萬，山泉沖刷，水聲淙淙，遊者在清澈的山泉中，少不得除下鞋襪，濯足一下。」查鳳凰溪水流所經，乃在竹園村和大磡村交界處，而非在元嶺地區之內。鵝卵石之生不出於山，只形於水，故取以為名，則為鑽石溪，不名鑽石山也。以鵝卵石為鑽石，只屬為地名而強加推測之說也；鑽石山所出之花崗岩，石面晶粒閃亮，或因此取「鑽石」之名，以誇其貴也，則此說更勝於以鵝卵石為鑽石之說耳。當年鄉人父老所說，亦未聞有取鵝卵石為鑽石之說然。

查上世紀五、六十年代於觀塘道（近牛頭角）舊聖約瑟書院旁有一小徑，稱「彩石里」，這小徑的命名是因為附近是舊平山石礦場，可以採石。因「採石」而取名作「採石里」，然「彩石」之名更美，於是索性改為「彩石里」，以誇其石之美，其起名之緣由，與鑽石山之為「鑛取岩石」改之曰「金剛鑽石」以誇其美同出一轍，二者皆可相互印證。

10 我們一般叫它做「大麻石」，或「地牛石」。前者，說它的表面特徵；後者，說它的堅硬和穩固性。

11 編按：《華僑日報》於1948年出版的《香港年鑑》，「九龍街道圖」已有標注「往鑽石山」的路徑。

北到聯誼路街市盡頭，東至斧山道，西及大磡村這個區域；上元嶺是指聯誼路街市以北，直至元嶺山麓這一帶地區，東西兩界仍是斧山道和大磡村。如今橫貫鑽石山的龍翔道，大約就是上、下元嶺的分界線，換言之，現在的荷里活廣場和志蓮淨苑都位處上元嶺了。

「聯誼路」是鑽石山最主要的道路，它居中而貫通上、下元嶺，其盡頭是街市而作右拐，再上則是大觀路，這街市就在整個鑽石山的中間位置，方便上、下元嶺坊眾到來買菜糴米，購用日常。而下元嶺的聯誼路長可五百米，兩旁里巷橫出，分別以東、西冠巷而稱之，大抵在聯誼路以東的稱東一巷、東二巷（又稱第一巷、第二巷）；以西的稱西一巷、西二巷。而巷里之間，又有小路相通，左彎右拐，雖然有點複雜，但慣居其中，則覺得路路氣通無礙，巷巷脈接枝連。我自外回家，由彩虹道而上，最少就有三條可走的路，真個方便。如下雨而未備雨具，則自彩虹道車站下車，迅步跑入水渠路，穿入小巷，彎彎曲曲，走避檐下，旋即到家，雨難沾身，不亦快哉！生活在此，有點生命的機靈和情趣，街巷相透，或許就是一大設景。

這書記述所關，大抵是以上世紀的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，並以六十年代為主要敘述時段，因為當時鑽石山的寮屋形態最為成熟。及至七十年代初，此地便遭局部遷拆¹²，聯誼路首當其衝，那龍翔道剖胸而過，甚若刑受腰斬，上、下元嶺僅得一條馬路天橋通作血脈，街坊熙熙攘攘過橋覓路，已覺大不如前，此則鑽石山或已石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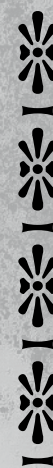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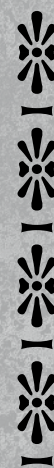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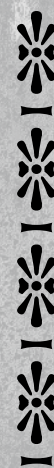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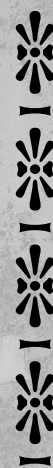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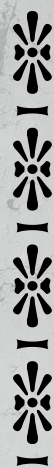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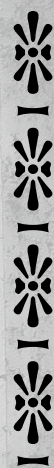
12 鑽石山的拆遷計劃，始於 1972 年。拆遷的第一天，是在 1972 年 8 月 15 日，所拆是元嶺的中間部分，即今日龍翔道的位置。

將盡，鑽取無從，當向歷史報到了。

小小的鑽石山氣數將殘，命理該終，其後旋遭清拆，蕩然無存，猶幸餘光閃爍，情意未散，本書所述，即聚其餘光，播其餘韻，昔年的人物衣冠，街情巷理，點點滴滴，編繫成體，冀留昔日的樂苦，感懷既往之物情。此地自清拆之後，故友鄰居，飯聚茶餘，每多追述前事，口宣耳聽，或得片刻思憶之存，故宜記之於書冊，望求鴻爪可留而已。

元嶺社散，石山鑽罷，造化如斯，我欲無言。如今年紀已大，記憶或有錯漏，筆下自有參差，唯望不致張冠李戴，馮馬不分。元嶺早已無山，凌氏亦已居離，有夢在枕，無礙追思，展書燈下，或可解思念之苦，追憶之難。

2020年7月1日
下午2時12分完稿



◆ 第一折 ◆

此處可安居

上世紀四十年代，中國內地戰亂頻仍，數以萬計的移民來港，不少難民湧入鑽石山，搭建寮屋；到了六十年代，新蒲崗發展為工廠區，需要大量工人，於是又有大批勞動階層遷入鑽石山的寮屋區，為工廠提供生產力和勞動力。在這二十多年之間，鑽石山吸收了大量居民，在民生問題、生活質素上出現激變和挑戰，幸而居民尚能積極奮發，相互協調，種種矛盾能慢慢消解，生活條件雖說艱苦，然而尚能慢慢發展而漸趨穩定。到了上世紀六、七十年代，鑽石山已是一個成熟的鄉鎮式結集，具備了充足的生活條件。扼要地說，住在這裡，可以不假外求。

「衣、食、住、行」

「衣、食、住、行」為生活最重要的基本條件，我們就先從生活在鑽石山的「衣」說起吧。

「衣」

從廣義來說，「衣」，包括衣着、鞋襪和所有家居需用的紡織製品等。住在下元嶺的舊街坊，或許還記得在聯誼路兩邊的商店，有小型百貨店，有床上用品店，有鞋舖，有裁縫舖，有專賣棉胎的，有專門洗衣服的。說到百貨店，最典型的，當數「林記鐵價百貨」（在良友商店對面），招牌上「鐵價」二字帶權威性，又很有招徠力，有貨真價實的宣傳意味。店內出售衣服及紡織的日用品，幾乎應有盡有，而且店內光線充足，地面清潔，列櫃整齊。我的日記記載着，1969年12月28日，「買褲兩條，襯衣一，共七十一元。」在12月買的，當然是冬衣了。以當時的價錢來說，或許售價稍貴，所以記了下來。

聯誼路上，在「醉月酒莊」和「豪華燒臘」對面，曾有過名叫「小樸園」的小型百貨商店。「小樸園」稱「小」，它的規模真比「林記」小，但也很清潔、整齊，我們兄弟多在這店買手帕、白鞋之類，購買衣着則甚少。

鞋店方面，聯誼路的鞋店較著名的，有路口的「爵士鞋店」，力生號旁的「保樂鞋店」和「漢江飯店」左側的「仲明鞋店」。這三間



這是下元嶺聯誼路一景，仲明鞋店約是街坊式的鞋店。

鞋店中，「仲明鞋店」的格局是普羅大眾式，取價廉宜，而且老闆是街坊福利會的幹事，為人和藹，衣着斯文。說話帶着順德口音，常帶笑容，真是個百分百的「順得人」。「爵士」和「保樂」兩所鞋店，不單是賣鞋，而且還能製鞋，尤其是「爵士鞋店」，舖面大，櫥窗那一大塊玻璃，光潔可人，很有氣勢，「爵士」兩個美術字也寫得很典雅。櫥窗內有地燈映照（不好說是射燈，因光線不甚強），所擺放的鞋子樣本款式新穎，油亮生光，幾可鑑人，全不是普通貨色。「爵士鞋店」是高檔的鞋店，聽說有男明星在這裡訂造皮鞋，誰？不清楚，只知道那明星在斧山道永華片場拍片後，與人到「詠藜園」吃飯，「爵士鞋店」就在旁邊，於是就入內光顧了。那麼，「爵士鞋」的售價若何？對不起，像我這樣微賤之人，不曾入內，更不敢問價，所以無從知悉。於我而言，總之就是「貴」。那時，我在一般鞋店買一雙國產的黑皮鞋，十元。這個價錢，自我唸中一至中五，幾乎不曾改變過。1970年6月28日，我在黃大仙買涼鞋一雙，價十三元，有點貴了。

要買毛巾、手帕之類，在龍城繁行前有一個大地攤，由李先生夫婦主持（我們叫他們「毛巾李」、「毛巾婆」）。他們夫婦在聯誼路上擺檔，賣毛巾、手巾、內衣褲、各類襪子、手套等，簡直是一個地攤式的小百貨店。貨物取價都是「街坊式」，不貴。由於生意很好，攤子愈擺愈大，當貨車過路時，要收起那些僭據路面的貨物。那時，聯誼路上擺檔，沒有甚麼「阻街」這回事。

棉胎店就在聯誼路口，叫「張永生棉胎」，舖內很大，因為舖的前半是售賣處，舖內的大半是工場，「打棉胎」就在那裡。我們兄弟倆頗愛看人打棉胎，老闆張永生也不阻止我們這些小孩在舖外欣賞。打棉胎的人，多是張先生本人，還有一個夥計，他們身上有兩把「弓」，一把荷在肩上，那弓像一個小篆的「月」字，弓頂有一條

粗弦，垂下至腰際，緊緊着另一把大弓，那弓向外橫伸，像個放平了的大「D」字，那半拱形的，是一個木框，框的兩端繫上一條牛筋（或類似韌物）的弦，韌韌的，右手持一個大木槌。所謂「打棉胎」，就是要把棉花彈鬆，只見張先生把大「D」形的弓弦放入棉花裡，用木槌敲擊那條牛筋弦，那些棉花就會給彈起來，像雲絮一樣飄起，這樣，棉花就不會結聚在一起，鬆了。槌子敲擊筋弦的聲音，就像查理·布朗（Charlie Brown）彈橡筋，「登騰騰」地響着，很有趣，我愛聽；張先生彈棉花久了，棉花幼縷若絲若塵，他的頭髮、臉龐、上半身，難免鋪個白茫茫的，像個雪人，張先生樣子很有趣，我愛看。

啊，是了。記得有一次棉胎舖屋頂突然起火，張先生即時脫去上衣，挽一桶水放在牆腳，迅速攀上屋頂，再俯身抽水救火，動作快捷爽利，看得我目定口呆，只聽得「嘶、嘶」連聲，屋頂的火，瞬息間給撲滅了，張先生，行！

聯誼路的洗衣店，有很近我家舖子（「藝光號」）的「新華洗衣公司」，老闆個子高高的，頗健碩，樣子有點像年輕時的蔡瀾。他與坊眾關係良好，與父親相熟，時有到舖來吃工夫茶。洗衣機兩大部，灰色外殼，有圓玻璃門，衣服就在裡面滾動，發發有聲。

說到衣着，還可以說說裁縫。

在聯誼路的裁縫店至少有兩間。在「仲明鞋店」的右側本是「何記五金」，稍後變作「志記疋頭」。硬綳綳的五金不賣了，轉賣軟綿綿的疋頭，店內有一位仁兄，就是裁縫，那裁縫的存在，似乎有點「掛單」的味道。「志記疋頭」後來也倒閉了，疋頭店改作生果舖。那招牌甚麼字號都沒有，只有「何記」兩個小字蹲在左下側，生果舖的隔壁就是一間小小的裁縫店，這店由一對福建籍夫婦經營，聽說工夫了得，我時常經過那裡，總見他夫婦倆終日忙着，不是裁衣

穿線，就是熨衫鍛骨，裁床的一邊，堆放着已縫製的衣裳，至少有十多套，生意很不錯。在這裡，我還要說的是一些走動的裁縫。這些裁縫沒有店子，只在家裡工作，靠口碑、憑手藝，賺錢餬口。我家住華園路，在華園路 11 號，就有一位這樣的裁縫。他患小兒麻痺，左腿很細小，走路一拐一拐的。六十年代的他，大約三十多歲，姓甚麼不大記得，大約是姓許的吧。他的裁剪工夫很精細，我考上大學後，母親請他為我縫製兩條長褲，這是我一輩子第一次由專人來替我縫製衣服。還記得衣料是在「志記」買的，他親到我家來度身。數天後，他便送褲而來，一張薄雞皮紙裹着，翻開，褲摺得很整齊，熨得很光滑、妥貼。那褲貼身舒服，我直說滿意，他就點頭、微笑。他告辭，我和母親送至門口，他說：「以後多多幫襯，多多幫襯！」多老實、多可愛的裁縫！生活在鑽石山，這種很特殊又普通，既親切又殷勤的人際關係，委實難得、可貴！

話得說回來，西裝、婚紗、裙褂之類，鑽石山沒有。西裝（我們戲稱為「老西」），那是尊貴的華服，此地沒有專營西裝的店鋪，最近要到黃大仙或九龍城才可買到；婚紗請到太子道；裙褂嘛，請到上海街。說到婚紗，或有一小事頗堪一提：1954 年初秋，我們住在東三巷，隔壁有一對新婚的。還記得他倆結婚當日，新娘穿的是一套光鮮的短衫褲，深藍色，有黑間條，髮端簪一朵大紅花，新娘笑時，嘴巴很大，牙齒也很大。新郎哥穿一套黑色的唐裝衫褲，黑皮鞋，襟頭結上「新郎」兩字的紅布條。新郎笑時，嘴裡有金牙。（新郎是賣魚的，我們兄弟倆叫他做「紅衫魚」，他欣然接受。）他倆結婚禮服的樣式，現今在 YouTube 上傳世紀前的粵語長片中尚可見到。父親說，他倆身上的「唐裝禮服」，用的材料是英國的薄絨，很有體面啊！

在聯誼路上，穿長衫、旗袍的女士，多是教師或商行職員；男

穿西裝、結領帶的，或許是高級主管，甚或是經理、會計；在中藥店工作的、茶樓賣點心的，幾乎全都穿唐裝衫褲；男的，穿紅紅綠綠襯衣、牛仔褲的，我們叫「阿飛」；女的，長髮紮成「馬尾」，穿及膝褲的，我們叫「飛女」。

我的祖父生於清光緒二十年（1894 年），在 1978 年初辭世，他一輩子不曾穿過西服，只愛穿寬闊的唐裝，說道唐裝舒服；父親生於 1924 年，便頗知時代更替，唐裝、西服兩俱宜，衣着亦按所需而改變；母親（1929 年生）多穿中式衫褲，很少穿裙。我在 18 歲前，不曾穿過「T 襠」，我之視「T 襠」一如內衣，出門穿「T 襠」，認為不雅。我在 60 歲前，幾乎全是襠衫西褲的時代；在 50 歲後，才偶穿「T 襠」。牛仔褲，我不愛穿，嫌其又硬又重，不舒服。

我稚年來港，孩童期的家常衣着，多為母親一針一線細意縫製，那綿密的針步，是慈母串串的愛意，嚴謹得很，衣面穿破了，針線不曾斷失。鑽石山多貧戶，孩子身上之衣，大都是母親的密密細縫，我總覺得能穿着母親細縫的衣服是很幸福的。進小學時，要穿白襠衫，藍斜褲，那就要光顧聯誼路上的小百貨店。到唸中學，便要到新蒲崗的國貨公司購買大地牌的襠衫、黃斜褲、棕色校褲了。唸小學時，也曾有同學穿着修補過的衣服回校，那縫補工夫甚見精細，針法細密得可稱為「無痕修補」。學生時期，我也穿着過修補過的衣服回校，心裡卻沒有半絲羞愧的感覺，有時自己的校服（多是褲子）破了，也會自行一針一線的縫綴，但手工粗糙，難與母親相比。聯誼路有擅織補的小攤子開在「金龍餐廳」和「嘉美冰室」之間，織補是幼細工夫，針線過後，務須不見破口，原貌無虧，對這種細密的工夫，我深表敬意，佩服萬分。